

春在泥土里醒着

□黄贤清

春风一吹,鲁西南的春天就再也躺不住了。它在泥土里醒着,它要起身。

今天,我家院墙根一丛干草中,突然冒出了几点绿色。我跑过去,发现这些枯草变得厚实起来,踩上去软软的,有草芽在探头探脑,向外张望。我蹲下身,扒开枯草,呀,一层新绿在下面藏着,像是春天的伏兵。原来春天根本就没有入睡,它在暗处醒着,在泥土里醒着。从尧舜时代至今,一直在黄河岸边醒着,在雷泽湖畔醒着。

那几点绿是蒿草,小叶子还没舒展,紧紧抱着,拧着劲儿旋出来,像几根绿色的钻头。蒿草是春天的尖兵,刚入正月,它就急不可待了。“二月里的茵陈正月的蒿,敢叫春天抽绿梢”,它是一味药,不仅能治伤寒,还能喊醒春光。它颤,不是风在抖它,是它自己在用力。那点绿,是憋了一冬的胆气,从冷硬里拱出来。我伸手想摸,又缩回——人手太热,怕烫着它。

去年冬天是个暖冬,村东小溪里的冰不太厚实,已经解冻了。解冻时,不是哗啦一下全开,是先从南岸冰缘渗出一股水,水声也不响,只是咕嘟,咕嘟地冒泡,像谁在土灶膛里慢慢添柴,火苗舔着锅底,不急,但锅里的冰碴正一块块化成水汽,往上浮。几个孩子来到岸边,想用柳条编的小筐捞水草,被护河的老李头喝住了。他们倒不恼,只是笑,童声撞在对岸新绿的柳枝上,柳枝一弹,抖落几粒水珠,砸在额头上,凉得人一激灵。这凉,不是冬的余威,是春在试自己的手劲。

初春总与温暖、春装、向往有关,因为我们都是泥土的一部分,是春天的一部分。记得三年前的初春,我母亲把厚棉袄叠进木箱,压了两棵干艾草。她说:“留着,等霜降再穿。”说话时,顶针推着针穿过一块靛蓝粗布,布上已绣了半朵菏泽牡丹,花瓣还没上色,只勾了线,可那线条弯得极柔,仿佛真有香气要从针脚里

溢出来。我不知道,这不是母亲要用绣技,把一地牡丹喊醒。我站在门框边看她绣,阳光斜照进来,在她花白鬓角上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。她忽然抬头:“你听,麻雀叫得密了。”果然,屋檐下,七八只麻雀扑棱棱飞起,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,明亮、沉实,也许它们肚子里,已有了春孵的第一粒软蛋。

我走进麦地。冬小麦还没返青,地皮仍是褐黄的,可躬下身扒开,底下的土是湿的,深褐色,攥一把能捏出水来。田埂上,蒲公英的绒球还没开,可茎秆已挺直,掐断处渗出微苦的乳汁,在阳光下泛着一点青白光。我嚼了一小截,苦味在舌根盘着,迟迟不散。这苦味,是春天在翻身时吐出的第一口气,风是第二口气。

夜里起风了,刮得院中玉兰树呜呜响。我披衣出去,见满树花苞都胀大了,我相信这呜呜声,是玉兰花鼓着腮帮子吹出来的。月光薄薄地铺在地上,照见墙根下

几只蜗牛爬过的银亮痕迹,蜿蜒着,一直伸进柴垛阴影里。它们爬得慢,可每一步都留下自己的路,不坐车,不乘船,就靠这些软软的、黏黏的、带着微光的脚,一寸寸丈量着春天。

初春,试水的不仅有鸭子。还记得那年春节后,提桶去井台打水的情景。辘轳转得滞涩,绳子上还结着零星冰碴。水桶沉入幽暗,晃荡着,终于触到底,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仿佛惊醒了大地。提上来,水面浮着一层极淡的绿意,那是井壁青苔被水搅起的痕迹。我舀一瓢喝,凉沁肺腑,喉头微微发甜。这甜,不是糖,是土里睡醒的根须,正把去年收集的雨水,一滴一滴,酿成了活命的汁液。

春天来,万物生。尽管早春的步子走得很慢,慢得需要人蹲下来,屏住呼吸,才能听见泥土深处,那一声极轻的咔嚓声。但它已来了,灿烂就来了,美好就来了,我们向往的一切,也就来了。



想念一场雪

□陈晓冲
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场雪,雪花纷飞
开满你火红的衣衫
你扑闪着明媚的眼眸
微笑着向我道别
看吧,雪正将站台一层层覆盖
天空是望不到尽头的深邃的白
一切都仿佛是虚无的幻像
我的心深陷寒凉,深陷这荒芜的光茫
有些事情无法预见
就如这突如其来大雪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场雪,沉默是无言的表达
没有什么能阻挡逐梦的脚步
你在茫茫大雪中转过身来
微笑着向我挥手
看吧,雪是冬日最可靠的情人
温柔的安抚熟睡的大地
也会把夜晚逐梦的人照亮
我并非你的念及之人,也非同行者
只是你的离别柔声细语
时常在我的孤独里醒来
想念一场雪
想念缓缓坠落的疼痛

一篮荠菜话春风

□刘启升

清晨的风,一沾身子就柔和了。立春一到,鲁西南的黄土土地就醒了。田埂上、沟渠旁、地头边、树林底下,到处都拱出一层嫩生生的青,那就是荠菜。

它贴着地皮长,叶子碎碎的,颜色浅浅的,不张扬、不显眼。可只要你蹲下身仔细一瞅,满眼都是,星星点点,铺成一片早春的绿。在俺菏泽、定陶一带,老辈人常说:“立春一日,百草回芽。”春天来得早,最先露头的,不是桃花,不是梨花,也不是柳芽,就是这不起眼的荠菜。

它不挑地,不挑肥,不跟庄稼抢养分,不跟花木争风光,就安安静静趴在土里,吸风饮露,悄悄生长。像极了咱鲁西南的庄户人,本分、踏实、不声不响,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。

小时候,一到开春,挖荠菜就是顶大的乐子。天刚放亮,娘就把竹篮,小铲准备好。咱们几个孩子,背上小筐,呼朋引伴,一溜烟往村外跑。野地里风轻云淡,土是暄的,草是软的,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清清爽爽的香味。

大伙儿猫着腰,在草丛里扒拉,眼睛瞪得溜圆。谁眼尖,

先发现一丛肥嫩的,就压低嗓子喊一声:“哎,这儿多!”大伙儿立马围过来,轻轻一铲,连根带叶提起来,抖掉泥土,往篮里一放,心里头别提多舒坦。

那时候不觉得苦,只觉得快活。春风吹在脸上,暖乎乎的;阳光照在身上,懒洋洋的。伙伴们一边挖,一边拉呱,说东家的庄稼,讲西家的趣事,哼几句乡间小调,偶尔再追追蝴蝶、撵撵小鸟。一上午下来,人人手里的篮子都沉甸甸的,青枝绿叶,鲜气扑鼻。回到家,往门槛上一放,满院都是春天的味道。

荠菜,是咱鲁西南人开春第一口鲜。老话说:“春吃一口鲜,强似吃仙丹。”这话一点也不假。荠菜的吃法,简单、朴素,最见家常味道。

娘先把荠菜倒在盆里,一根一根择干净,黄叶、老根、杂草都去掉,再用清水淘洗几遍,洗得碧绿透亮。开水锅里一焯,捞出来挤干水分,切碎,拌上盐、香油、醋,就是一盘清爽可口的凉拌菜。入口一嚼,清、鲜、嫩、香,满嘴都是春天。

更馋人的,是荠菜摊鸡蛋。切碎的荠菜,打上几个鸡

蛋,撒点盐,搅匀。锅里倒上油,烧热,往里一倒,“滋啦”一声,香气立刻窜满屋子。两面一煎,金黄酥脆,外焦里嫩,大人孩子都抢着吃。就着玉米面饼子,喝一碗小米粥,那滋味,比啥山珍海味都对胃口。

最隆重、最讲究的,还是包荠菜水饺。在俺们这一带,水饺就是心意,就是团圆,就是日子有奔头。荠菜剁碎,拌上五花肉馅,加点葱姜,少放调料,只取一个“鲜”字。一家人围在炕桌旁,有的擀皮,有的包馅,有的烧水,屋里热气腾腾,笑声不断。

水饺下锅,翻滚几滚,捞出来,白生生、胖乎乎。咬开一口,鲜汁直流,香味直钻鼻子。那一口下去,不光是菜香、肉香、面香,更是家的香、年的香、春天的香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水饺,拉着家常,说过去,讲讲来年。窗外春风轻拂,屋里灯火温和,平淡的日子,就在这一缕鲜香里,过得安稳、踏实、有滋有味。

鲁西南,自古文脉悠长,民风醇厚。定陶古称“天下之中”,是商圣范蠡归隐经商、三致千金的地方,也是曹国故



都。冉子耕读、宓子治单、伯乐相马,一个个典故,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。古人讲“不时不食”,讲“勤俭守拙”,讲“安贫乐道”,这些道理,不用书本教,都藏在一粥一饭、一菜一蔬里。

荠菜不起眼,可它身上,有咱当地人的精气神。不攀高,不比富,扎根泥土,顺应天时,默默生长,悄悄奉献。就像咱土里刨食的百姓,一辈子勤勤恳恳,老老实实,不怨天,不尤人,靠双手过日子,凭良心做事。平凡,却不卑微;朴素,却有风骨。

年岁越长,越懂得:人间至味,从来不在繁华热闹处,而在烟火寻常中。一碗野菜,一盘扁食,一缕春风,一片乡情,最能拴住人的心。

如今走得再远,只要一到春天,一闻到荠菜香,心里就立马回到老家的田野里。仿佛又看见小时候,俺背着小篮,在田埂上跑啊、笑啊,娘站在村口喊俺回家吃饭。

春风依旧,土地依旧,那股清清淡淡的香味,也依旧。它提醒俺,从哪里来,根在哪里,心在哪里。

一篮荠菜话春风,一缕鲜香忆流年。仿山苍苍,古陶悠悠,菏泽大地,春风年年。荠菜岁岁发芽,故土时时牵挂。这朴素的野菜,藏着天地的恩惠,记着岁月的温柔,连着游子的乡愁。

只要春风一吹,荠菜一绿,俺就知道:春天来了,家乡近了,心,也安了。